



民警帮市民购奶粉。

“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”

一位民警的抗疫日记激起共鸣

“前一天晚上晕倒在卫生间，幸亏没有严重的疾病，趴在卫生间睡着了，早上起来头上一个大包。”“我从昨天凌晨到现在一直在执勤，只睡过4个小时”“你这算什么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”……

4月11日早上，一篇发布在宁波象山公安公众号上的《我的抗疫日记》激起了很多公安同行的共鸣。日记里，没有感天动地的情结，只是一线警察在防疫期间的琐碎，但点点滴滴触动心灵。日记的作者是象山县公安局宣传教育科副科长成传昭。他说：“每天被太多的同事感动着，忍不住记录下来，他们是我们身边最可爱的人。”

成传昭从警10年，这个清明假期，他刚把爱人、孩子接到象山团聚，疫情就发生了。凌晨，象山县公安局吹响集结号，他和妻子匆匆道别，开车向单位疾驰而去。

“离开家的时候肯定心有愧疚，但路上看到很多同事已经齐刷刷地在街道上值守，呈现出来的不是那种从被窝里叫出来、还睡眼惺忪的状态，而是都开启‘战斗模式’，特别感动。他们很多人也和我一样，不能和家人团聚，把儿女情长化作力量，在一线卖力工作。”成传昭说，当时就想到写日记把这些感动的瞬间记录下来。

因为是临时抽调人员，他每天被派去不同的地方，和不同角色的一线抗疫警察一起工作，所见所感都成为写作素材。“比如，在管控区执勤的时候竟然听到攀比谁执勤的时间长，一个说只睡了4小时，一个说只睡了3小时，一下被震撼了，他们不是抱怨，而是比谁付出多……”他如数家珍地回忆起发生在身边的小故事。

日记从4月4日开始写，一直到4月9日，每一篇都不长，却还原了最真实的一线抗疫警察。



女警正在拨打流调电话。

记者 邹鑫 通讯员 林水军 文/摄

4月

4日

成为笔下的抗疫爸爸

穿好警服，帮熟睡的儿子盖好被子，这次我成为自己笔下的抗疫爸爸。

清明节假日第一天，我的朋友圈被同一条信息刷屏——象山县发现1例新冠肺炎初筛阳性人员。疫情就是警情，继支援镇海、北仑之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主场：抗疫。

返回单位途中，工作群的信息接连不断——“我们单位全体参与流调溯源”“我们已全员到岗备勤，等待下一步指令”“领导们都会商研判一夜了，他们不困吗？”……同事们火热的抗疫情绪，督促我加快了车速。在这场疫情遭遇战中，只有身处岗位才能让我心安。

凌晨3点，马路两旁，熟悉的街道多了熟悉的身影，300多名同事已连夜上岗，筑起了疫情防控的第一道“人墙”，寂静的街道多了份严阵以待。果然，警灯才是最让人安心的色彩。

返回单位，办公大楼灯火通明，80多名同事还在紧张有序地开展疫情流调工作，彻夜未休的他们虽面露倦色，但仍激烈地讨论着最佳应对方案。

天慢慢亮了，儿子应该也快睡醒，不知他醒来是否会哭闹，只希望全天下的警宝们，长大后都能理解警爸警妈的一次次不辞而别。

5日

进入了疫情管控区

在这次疫情防控遭遇战中，有的同事在幕后溯源，有的承担大量电话调查工作，有的在防疫一线维护社会秩序，有的承担繁重的后勤保障任务……但最具挑战、最具风险的莫过于管控区内的同事们。

带着对他们的敬佩，我进入了疫情管控区。紧张的情绪在网上传递，但管控区内村口喇叭不断的提醒声、随处可见的大白、工作时的小跑，体现着众志成城战疫情的决心。

丹西派出所民警尤建峰是管控区内的带队民警，从划定管控区开始，他已经连续执勤18小时，主要工作是维持管控区内的各种秩序。万事开头难，这一步他和同事们咬着牙坚持了下来。

我问他：“你家人知道你在管控区内执勤吗？”他轻描淡写说：“我骗他们在所里值班，让他们少担心一点。”

6日

流调人员就像疾控侦探

今天，我到了疫情发生地的辖区派出所——丹西派出所。

疫情发生后，这个所一直高强度运作，全部警力投入一线防疫工作，但庞大的流调核查数据仍接踵而至。如果“三区”划分是防疫硬隔离，那流调核查就是查漏补缺，同样重要。民警林隆贤介绍说：“流调时少问一个要素，就可能多一个漏洞，我们打的电话都快‘冒烟’了。”

作为一名旁观者，我清晰地感觉到，电话流调工作绝不是打电话那么简单。一拨就通，一通电话就调查清楚流调对象的行程轨迹、接触人员、到过场所是极少数的理想状态，更多的时候是不接听、忙音、空号，有的一接通就挂断，再拨打就不接听，有的需拨打七八个电话才能核对全信息，有时还会被质疑成诈骗电话。

人均每日核查75名流调对象，即使会面临各种各样不配合，甚至刁难，但他们依旧坚持穷尽办法核查清楚每名对象的真实情况，这背后驱动他们的绝不是报酬，而是“关键时刻冲得出来”的本能。



民警把汽车引擎盖当桌子吃饭。

7日

再次迎来关键时刻的考验

经过3天紧张防疫管控工作，本以为形势好转，结果又是一道晴天霹雳——3时08分，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再次发布1起阳性通报，同步伴随的还有封城、停课等一系列管控措施。

紧急抽调警力、布置管控点位、管控区硬隔离、新一轮流调、加倍的后勤保障任务、高速点位封控……同样的组合拳又得再一次上演。

凌晨，300多名警力火速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，他们的脸上毫无倦意。虽然这次承担的任务更重，但我们的指挥更加顺畅，反应更加迅速，管控措施落实得更加精准，群众的配合程度也更高。

面对新一轮考验，我们众志成城、信心满满。

8日

在新管控区骄傲地争论

今天我又进入了新的管控区，管控区内生活秩序井然——丹东派出所的兄弟们在封控区外围控制着人员流动，两组警力在管控区内24小时巡逻，兄弟单位的支援警力把好了进入管控区的关口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

巡逻至封控区一处入口时，我看见一位妈妈焦急地流着眼泪向执勤民警求助，原来她家宝宝的奶粉刚好吃完，饿得哭个不停，执勤民警拍着胸脯答应她一定尽快把紧缺物资传递进来。等我巡逻返回时，恰好碰见这位妈妈抱着一箱奶粉离开。遗憾的是穿着大白的衣服，戴着口罩、面罩，我根本认不出这位做好事的同事是谁。

晚饭时分，我路过一处就餐点，同事们有的坐在轮胎上，有的蹲在凳子旁，有的干脆蜷坐在地就餐，远远地听见他们在聊些什么——“我从昨天凌晨到现在一直在执勤，只睡过4个小时”“你这算什么，我只睡了3个小时”“你们有什么好争的，谁有我管控的范围广”……谁为这次抗疫作出的贡献大，已经成为了他们“炫耀”的资本。

不远处，一个同事还饿着肚子在坚守岗位，我主动替换下他。封控区与管控区之间，一墙之隔、责任重大，我顿时打起了十二分精神。

9日

一位同事累倒了

4月8日19时，我们再次接到全员紧急集合的通知，小心脏再次揪了起来。我们已经连续工作12天，身体多少有些透支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。

凌晨1时，好消息传来，疑似阳性病例已排除，警报解除。

早上8时，坏消息传来，一名同事因过度劳累，晕倒在厕所，醒来已是天亮。就在昨天上午他还向我滔滔不绝地介绍近段时间的工作成果，他是侦查中心的教导员石海东，也是一个双警家庭。

出现疫情后，他一直带领组员奋战在岗位上，与病毒赛跑，吃住都在单位，日夜颠倒，常常是刚合上眼又要投入紧张工作中。东哥是个例，同时也是“关键时刻能冲得出来”的缩影。